張志民著

埋在心底的仇恨

群众出版社

埋在心底的仇恨

張志民著

王　雁图

群众出版社

1962年5月

群 众 出 版 社 出 版
（北京东交民巷 14 号）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 100 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・全国新华书店經售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*
书号（总）158（文）97 开本 $787\times1092\frac{1}{32}$ 印張 $7\frac{3}{8}$ 插頁 4
1962 年 5 月第 1 版 196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字数 157 千字 印数 00001—25000 册
定价（4）0.66 元

目　录

上　輯

埋在心底的仇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3）
复婚記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54）
小滚子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76）
一个共产党員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92）
海上公安員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05）
“公安老李”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12）

下　輯

梅河堤上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31）
老朱和房东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44）
社长的邻居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58）
长林回来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76）
宝和在家里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92）
打鈴的人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208）
一条寬闊的道路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216）

上　　輯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埋在心底的仇恨

赵家洼

出林城往北拐，三十里开外，一片托天遮日的大山里边，有个小村叫赵家洼。这村子成名赵家洼，其实只有一戶人家姓赵，这一戶，如今也只剩下一个絕戶老头赵显善了。

相傳，多少年前，赵家却是个大戶人家，男男女女，不下几十号人，方圓十几里地，都有赵家的界石，县城里有"赵家当鋪"、"赵家燒鍋"，可这都是老話了。赵家的事业輪到他头上，已大不如前，里里外外，还有百十亩地，不过，要在三里五乡比起来，赵家仍然还是首戶。

赵显善他爹，就留下了他这么个宝貝儿子，从小看得比眼珠子嬌貴，說他身子单薄，从小就請了个有名的郎中，教他念药书，从城里銀樓，給他打了两把銀鑷子，八根銀針，置下了各种药草，让他习医，說有艺在身，預备方便。

事儿也巧，赵显善十五那年，剛把药书擱下，恰好生了場瘟症，总算是有艺在身，落住了条性命，可不想坐下了个无名眼疾，上下眼皮沒时沒晌地总往一块挤咕，直到如今，他小六十的人了，这眼疾可有重沒輕，为这，人們就給他起了个外号叫"赵挤眼"。

一提赵挤眼，人人都知道是赵显善，可就是从来也沒人当

面叫过他，說起这緣故，話儿就长了。

早先，他爹在世的工夫，不光不許給他儿子起外号，就連奶名儿也不許別人称道；以后，赵显善当家主事，沒誰能跟他过上話；再往后，他家儿子赵大貴，也长大成人，在城里混起官差，“赵挤眼”这三个字，就更沒人敢提了。

日本投降以后，赵大貴带着地主还乡团，跟着国民党南逃了，赵显善老伴，因为儿子一去沒音訊，心里一急也咽了气。不久，赵家洼解放了，共产党領导着农民进行了土地改革，地主赵显善被斗爭清算了，按說，从这以后，人們总敢叫他“赵挤眼”了，可是也沒叫起来。一是因为当村的人們，都記得赵显善办过一件好事，鬼子在的工夫，他瞞着儿子赵大貴，給抗日干部郝永存治过伤，乡亲們对誰的一星星好事，都不願意忘記，为这，人們对他总留着些情面。再一宗原因，就是人們知道他会治病，不过在从前，他家里不指着这生活，沒有人敢去求他，如今情况变了，也不知从誰起头，求赵显善瞧病的人，一天天多起来，招胳膊招腿，扎針拔罐子，总不落閑，天长日久，在人們眼里，他成了专业的治病先生，就更沒人叫他赵挤眼，倒称道起他“赵先生”来了。

他那間小北屋，总是热鬧得象个小店坊一样，人們再也不大念叨他家以前的光景。

事情可也怪，住得和他頂近的两家，复員軍人郭双喜和烈屬永存嫂家，却总也不大跟他来往，为这事，有多少人替他們納悶，猜着这里边的根由。

先說郭双喜。他跟赵显善上不来的緣故，当村大一番的人們都能明白。双喜小名儿叫猬子，他爹郭老全，給赵显善家扛了一輩子长工，五十三上累吐了血，死在他家磨房里。

老全总算是当一辈子哑巴牲口，从生到死，当村人想不起来他說过几句話，埋着脑袋生受，是血是泪都咽到肚里。猬子虽說也是个少言寡語的人，可心里总窝着一股子火苗，动不动就冒起火来。十三上跟他爹去給赵显善家耪地，赵显善罵了他句"小牲口"，他掄起鋤杠，險些儿把赵显善給拍在地里。从这，赵显善还囑咐他儿子赵大貴說："猬子可摸不得，咱倒不是怕他，这小子生死不憷，小心咱吃了眼前亏。"赵大貴跟双喜年紀仿上仿下，可他念书識字，比双喜心路多，那会他就跟他爹起过誓："等我长大了，放不过他去！"不过双喜十九上就出去当了八路軍，赵大貴总算沒摸着他。

十来年过去了，双喜从队伍上复員回来，已經是小三十的人了。处处都变了，乍一到家，人們都不敢认他，个子长得老高，有了文化，見人也喜欢說話了，可是有一点他沒变，見了地主赵显善，他还是像过去那样，打心眼里膩煩他。

双喜不跟赵显善来往，原因不在一日。按說，永存嫂总不該对赵显善那么疏远。当村的人們誰不記得，九年前有一天，永存带着游击小組，到公路上去打鬼子汽車，回来的路上遇上了汉奸队，把他們包圍起来了，人少敌众，从半后晌直打到黑天。永存身上負了伤，他从敌人圈里爬出来，半夜才爬到村上，躺倒就不省人事了。乡亲們圍着他，只見身上多少个窟窿冒血，可誰也不知咋救他，急到这个份上，一时哪儿去找先生呢？实在无路可走，有人想到赵显善，可又想这事怕他不答应，但是为着救活永存，又不能不去求个情試試。乡亲們联絡起来去求赵显善，說永存不是外人，从小給他家做活，看这份上，得救他；还好，赵显善想了想，囑咐人們不要走露風声让他儿子知道，他拿起針包子、药包子就

走了。

可哪想到，永存受伤过重，料理了大半夜，止不住血，沒活到天明就咽气了。

永存虽說是沒有得救，可是人們一想起这情形，总还是得說："赵显善那次也确实出了力，从給他取骨碴、上药，直到咽气也沒离开一步。"記着他这番好处。

让人納悶的是，从这以后，永存嫂和赵显善两家，不知为什么，就越来越远了。

永存嫂是这么个人：十三年前，刚娶过作媳妇的时候，人們也沒留心过她有什么能耐見識；可从永存一死，上边少公无婆，下面拉着个沒成人的孩子，一家日子担在她一个人肩膀上，不是三天五日，到今已是九年光景，人們才亲眼瞧見了永存嫂是个出奇的强人。

永存刚死那会，这地方还是游击区，敌人常来常往，永存嫂带着明子，东藏西躲，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熬到了这会。那几年的日子，把眼泪熬干了，把人熬老了，可是她那顆心，比那时候不知更硬了几成。在她身上，生出了一股人們想不到的勁儿，天大的难处，她自个扛得住，遇事对人，变得分外有主見，不願意听人家說句可怜的話儿，什么事都装在心底里。

从着解放以后，光景是一天比一天舒心了，孩子也眼看长起来，苦痛的影子，从她脸上褪了去，誰都說，眨眼間，永存嫂像年輕了几岁；在社里劳动，她跟人們有說有笑，在家里看見明子，更是一臉的喜气，每天明子下学回来，她总得把他扯在怀里，瞧着他那油黑油黑的小圓臉、亮晶晶的大眼睛，亲他一陣子，不舍得把他放开。她心里敞亮多了，她

不再怕見人說話，赵家洼沒一条街她去不到的地方，可是唯有赵显善家，她至今也沒去过，人們对这事有着不同的看法。

有人說："赵显善沒把永存救活，自知不体面，要不怎么能让把永存埋在他家地里呢？永存嫂不該埋怨人家一輩子，哪个先生能保准治一个好一个？"有人說："永存既能自己爬回来，为啥不能活？"赵显善一提起这事，也总是抱着委屈說："把我爹那会留下的好刀伤药都給永存使上了，哪知他沒命活，医生医生嘛，怎么治得了死人？常說：'治病治不了命。'沒想我瞞着大貴，冒着危險，一肚子好心腸，倒修下了个冤家。"

这些話也都傳到过永存嫂的耳朵里，可是，她什么話也不讲。摸不清她心里有什么憋屈。

这天，明子下学回来，跟往常一样，放下书包，一直就扑到他娘跟前說："我告訴你个事儿，娘！"

可不知为什么，他娘沒像往天那样亲他。她坐在炕沿上，两眼死盯盯地望着外面。明子仰脸瞧瞧他娘，猜不透他娘心里有什么事，陪着她娘站了老半天。他想着，娘許是又想起爹。从明子一天天懂事以来，不断向他娘問起他爹那会儿的事，問他爹怎么跟日本鬼子打仗、使的什么枪、穿什么衣裳，他娘都告訴过他，可就是一問起他爹牺牲的情形时，明子見娘总眼泪生生，他就不往下再問了。今天，明子望着他娘的脸色，他想：是想起爹牺牲的情形嗎？又不像，他娘眼里沒有泪。

明子急得要跟他娘說話，可是，他娘总也不理他。他双手抱着娘的胳膊，一边摇幌，一边連声地贼叫："娘！娘……"只見他娘伸过手来摸着他的脑袋，可是一声沒哼。明子說：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"娘！我告訴你：是我爹的事！"

"什么？你爹的事？"他娘猛然扭轉头来，問着明子，像是要等着从明子口中，听到她几年来想不通、直到剛才还想着的那个事：永存自个能爬回村来，为什么就沒得活，到底是他受伤过重沒能活，还是給他治伤的人沒給实心实意地治呢？这疙瘩憋在心里几年了，她自个解不开，也不能跟别人讲，因为她总是想：說人家沒实心实意地治，有什么真凭实据呢？只有一条，那就是赵显善跟咱不一心，可这又算不得抓住了什么把柄。永存嫂只要想起这事，就这么发痴发呆，她常常問着自个：世上还能有比这样事更让人憋得慌的嘛？啥时候能見个底儿呢？

明子仰着小脸，一开口，他娘就恨不能让他一口說完，哪知明子說的也并沒有解开她心里的疙瘩，他是說："老师說：叫我們作花圈，說給烈士扫墓，还有，听双喜叔說，今年清明节，还要給我爹迁坟哩！……"

他娘說："这我知道啦！双喜早就說了……"

明子今年十二了，可因为这孩子长得壮实，性子又分外潑辣，外边的人，总看他有个十四、五，不过，在他娘眼里，因为永存嫂对儿子嬌惯，她总觉着明子还像八、九岁。因为这，明子一到了他娘跟前，自个也觉着比在外边小了几岁，跟他娘說起話来，总是跟小孩似的追根問底。今天提起这事，他又問着："娘！什么叫迁坟呀？干嘛要迁坟呀？"

他娘說："迁坟就是挪坟，你爹死的那会，咱家沒地，埋在赵显善家地头上了。那个地勢太洼，遇上雨水多的年月就淹啦，如今村里計划，把坟迁到村北崗子上，重新安葬，修墓立碑……"

明子說："是啊！娘！老师說啦，我爹是抗日英雄，他是光荣牺牲的！"

他娘說："是！你爹是好样的，你长大可不能沒出息，……"

明子挺着小胸脯，站在他娘身边，绷着小脸，不知說啥，呆了半晌，忽然說："早就該迁坟，赵挤眼，老地主，好人不埋在他家地里。……"

正說着，忽听外边一陣吵嚷，明子出門一瞧，是一帮孩子奔他家来了，老远地喊着："明子！明子！"

折 柏 枝 儿

前边說过，这几年来，赵显善家屋里总不断有串門子的人，小北屋热鬧得跟个小店坊一样，可永存嫂家比他家还要紅火得多，只不过两家的"客人"各有不同。

到赵显善家去的，除了几个上岁数的老人，是一些个閑人們，到他那儿，只为图个清靜；可永存嫂家的"客人"，是明子在村里、校里的一大帮子小朋友，因为永存嫂特别喜欢孩子，孩子們到别人家里，不如到明子家里玩得自由。如像有一回，他們在永存嫂家"唱戏"，把永存嫂的銅臉盆拿出来当鑼敲，大伙叫着号儿，越敲越响，沒想在臉盆底儿上，敲出了好几个大坑，这要在别人家里，定得把他們撵出去，永不让他們再来；可是永存嫂，只不过数道了他們几句："好啊！誰干的，玩出花儿来啦！非找你們賠！"結果，她自己把銅盆拿进去，倒給他們换了个破洋桶。孩子們拿过来一敲，这个比那个更响，都高高兴兴地跟永存娘做着鬼臉嚷嚷："这个更好听，来呀！开幕啦！……"弄得永存嫂不知是气是笑。

这样，永存嫂家就成了孩子們的“游戏場”，每天总得来乱淘一陣。如有一天不来，孩子們觉着心里憋得慌，永存嫂也觉着像缺了点什么似的不痛快。

来得最勤、和明子頂亲密的是对門的小套子。小套子比他小一岁，个儿也沒明子高。套子爹媽都在外边工作；从五岁上就把他留在家里，跟着爷爷奶奶生活。两位老人身子都不大硬实，小套子下了学还得帮着奶奶做飯、打柴，这么练打着，长得像个小铁滚似的結实。小套子跟明子一块上学下学，在少先队又都是小干部，回家干完活儿，出門必定来明子家。每天吃完后晌飯，小套子来得最早，接着，别的孩子們，三三两两，拿着棍棍棒棒、小刀小枪的也就該到齐了。

今天吃过晚上飯，又到了孩子們集合的工夫，可是今天有点不同，一进院，永存嫂就留神瞧着，誰手里也沒拿什么棍棍棒棒的，个对个的都像从今天起开始规矩起来了。别人都站在当院，一声也不吵嚷，只有小套子代表大家进屋对永存嫂說：“永存嬸！我們今个不在你家里反了，找明子到外边玩去！”

永存嫂說：“哪儿反也領不了賞来，去吧！”

明子把脖子上的紅領巾往紧結了結，提了提褲子，就跟孩子們出来了。

一出大門，小套子就跟他說：“告訴你个秘密，可不許說，剛才我們合計，咱少先队要单做一个花圈，比他們合作社、民兵队的都要好。告訴你，咱們要做个新鲜样儿，五角星的……”

明子說：“等等，我去問問我娘，离清明还有几天？”

小套子一把拉住他說：“这还用問，两天！”小套子像是把

一切都計划好，只是一时不容細說，向大家嚷着："走道儿麻利点，快去折柳条儿、柏枝儿，折回来就做，比他們的都好看……大五角……"

他沒說完，另一个孩子湊到他跟前，瞪着眼睛問他："誰叫你吵嚷，剛才沒合計嗎？不許吵嚷……到时候比不过就怨你，什么大五角……"

可沒对他說完，又有人朝他喊着："你是让誰听哩！前边就是民兵队！……什么大五角……"唧唧吵吵的像赶集过会似的，一边走一边嚷。

正嚷着，只見双喜迎面走过来了。他看見这帮孩子往林边去，問着："又到誰家地里打滚去？"

問的这伙孩子答不上話来。明子說："不，我們是……"别的孩子只怕他說漏了餡，就接着說："我們也是園的！"說完就跑。双喜听得胡里胡塗，不知咋回事，他沒管这个，只赶紧吆喝着明子，問他："你娘在家嗎？"

明子扭回头来答应着："在家！"还有的孩子故意跟双喜逗着玩："沒在喲！"双喜站住望着这群孩子們，瞧他們走得那个冲勁，定是有什么事儿，不过，他想不会是什么正事，不是到哪去"打仗"，就是去上树爬高。

双喜站在街上，直望着孩子們走远，又吆喝他們："别摔着！……"才轉身走了。

孩子們出村就先奔到个柳树行子里。本来，在村里早就計划好了，出来就为的是折柳条儿、柏枝儿，但是，一到了野外大曠場上——这能够施展他們本領的地方，十几个孩子，就像羊群似的散开来，折觔斗，打飞脚，摔跤滚蛋，把地上弄得尘土狼烟。耍了足有一頓飯的工夫，才有人站出来喊：

“别反啦！咱們干什么来啦？”这一声才把人們叫到一块，大家計划着，誰上树折柳条，誰去折柏枝儿。

明子把小拳头一伸就說：“我去弄柏枝儿！”

人們都知道，柏树頂不好爬，可是瞧了瞧明子，就都相信他一定能爬上去。小套子跟着明子也举了手，他說：“我跟明子去！”

一边吵嚷着，把人就分好了。大伙分散开来，各干各的，明子跟小套子，还有几个比小套子还小的孩子，五六个人去弄柏枝。明子又往上提了提褲子，把褲脚往上挽了挽，領着几个小朋友就往山上爬去了。

小套子紧跟在明子后边，沒走几步，他忽然对明子說：“咱沒拿斧子呀！怎么弄呢？”

明子扭回头，攥着小拳头說：“有法，拿手扳！这算啥，我爹那会打鬼子，夜里去摸崗楼，铁絲网多結实，他們还用手給扳开哩！你們知道嗎？都是我娘告訴我的……”他一面說，还一面用手比划着，眼眉一动一动，渾身都是勁，像是他眼前就是敌人的铁絲网一样。

明子虽說十二了，可到底还是个孩子，貪起玩来，什么都忘了。他并沒有想，折柏枝儿正是为着紀念他死去的父亲，而是像平时和小朋友們出来玩一样，忽然跟大家叫着号儿：“来！咱們比賽吧！看誰爬得快，誰先到山頂，誰是‘登山第一名’。”說罢，几个人就躬着腰跑起来，一边跑还一边吆喝着：“冲啊！冲啊！”

爬到山頂上，小臉都累得紅扑扑的，哈吃哈吃喘着气嚷：“我是第一名了！”明子一看小套子紅着臉不說話，就走到他跟前說：“咱們这不是玩嗎？又不是真打仗，人家都知道你

比我小，我娘說，等过年，你比我长得还要高，那时，我就跑不过你啦！”

小套子发了一会呆，两眼望着天气，他說：“咱别說这个啦，日头都快蹲山啦，快下手吧。”說着，大伙往四下一望，原来他們爬得太高了，赵家坟柏树林子出現在他們脚下边。

明子对这儿特别熟，因为他爹的坟头，就在赵家坟下脚、小河旁边的地头子上。每年清明，明子都跟着他娘来扫墓。这时，他領着头儿一溜烟就朝柏树林子跑了去，可是，剛剛跑到柏树林子跟前，忽然听到嗶嗶的声音，像有什么东西在树林子里响动，把几个孩子吓得猛然站住，霎时間，都紧憋住了一口气。

意外的災禍

赵家坟不是一般地方，早年間，日头一沒，单人独馬都不敢从这儿过路，說这块有个銅鈴小鬼，一到黑天就出来，可这只是傳說，誰也沒亲眼瞧見过。

永存在世的工夫，特意治过一次銅鈴小鬼，因为那几年，各样的謠言分外多，說銅鈴小鬼成精了，赵家坟里一到黑天就有火亮，赵家要出有皇命的貴人。永存和几个小伙子，带着大枪、手榴彈，在赵家坟里呆了一天一宿，說非要活捉那銅鈴小鬼不可，不过，他們一天一宿吃完了三頓的干粮，抽光了几荷包烟，却什么也沒瞧見。

他們这个举动，遭到了当村一起老年人的反对，特别是赵显善，他說永存他們破坏了赵家坟的風水。永存說：“世上沒有鬼，讲什么風水！”赵显善說：“神鬼怕恶人！”为这句話，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